



# 的一座小城 的西弗吉尼亚州

Henry Louis Gates, Jr.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为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W.E.B.杜波依斯(W.E.B. Du Bois)冠名的人文教授、该校非洲与非洲裔美国人研究系(Department of African and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系主任。盖茨还是著名的散文家、批评家、社会评论家。



West Virginia State Archives, Piedmont Herald Collection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在1994年出版的回忆录《有色人》(*Colored People*)的部分章节中忆述了他在西弗吉尼亚州彼德蒙特城郊社区度过的童年生活，那时使美国种族融合的民权运动尚未兴起。作者的遐想始于他在前言中对女儿们的表述，然后笔锋转向对地域的描写，捕捉了那里全部的社会、政治及地理风貌。马克·雅各布斯在本文后记中介绍了他最近的彼德蒙特之行，讲述了该城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童年时代至当代的变迁以及依然如旧的方面。

亲爱的玛吉和莉莎：

我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出生的世界、那个曾哺育我成长的世界已难以理解地消逝了。最令我黯然神伤的是，如果帕克大街(Park Avenue)的一些高层主管们认为在别处建一家全新的造纸厂

比大修一个百年旧厂更有利可图的话，那么西弗吉尼亚州彼德蒙特城(Piedmont, West Virginia)将不复存在。他们会关闭旧厂，就像他们对付坎伯兰(Cumberland)的塞拉尼斯公司(Celanese)、匹兹堡平板玻璃厂(Pittsburgh Plate Glass)、凯利-春田轮胎公司

上图：一幅拍摄日期不详的照片显示彼德蒙特的街景。本文作者如是记忆着他的故乡：“彼德蒙特当时景象繁华，一派生机勃勃。是一个灿烂辉煌的城镇。”

(Kelly-Springfield Company) 一样。彼德蒙特城会死去，但人们不会离开，谁也别想赶走他们。蜷缩在阿勒格尼山 (Allegheny Mountains) 与波托马克河谷 (Potomac River Valley) 之间的这座小城是他们生命的源头。

我并非典型的黑人。我不是来自黑人群集的大都会：譬如，纽约 (New York)、芝加哥 (Chicago) 或洛杉矶 (Los Angeles)。我也不能自称“世界公民”。我来自并属于一个特定的地方和年代 — 西弗吉尼亚州彼德蒙特 — 那是一个孤立的世界，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此，这不是关于种族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村庄、一个家族及其朋友的故事，是某种隔离的和谐。

我猜想，你们在有生之年将走过从非洲裔美国人到“有色的人” (people of color) 再到“有色人种” (colored people) 的历程。(简缩是语言的强劲趋势)。对于这些称谓我并不在乎。不过，扪心自问，我倒最喜欢“有色” (colored) 一词，这或许是因为它寓于母亲的话语中和乌贼墨色的童年色调<sup>1</sup> 中。我曾尽量以最平实的语言再现一个孩童眼中的50年代有色世界，60年代早期“内格罗” (Negro) 世界，以及60年代后期黑人 (black) 世界的到来。<sup>2</sup>

## •有色人种•

在阿勒格尼山脉的一个山坡上，像似帕克房酒店 (Parker House) 的面包卷坑坑凸凸的表面上涂抹的黄油的彼德蒙特城坐落在“老秃头” (Old Baldies) 山岭上。华盛顿 (Washington) 在它的西北方，匹兹堡在它的东南方，彼德蒙特各距它们两小时半的车程。1950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彼德蒙特城人口为2565，是矿县 (Mineral County) 的第二大城市。西弗吉尼亚州以山多出名。阿勒格尼山脉的东面流淌着波托马克河，西面奔腾着俄亥俄河 (Ohio River)，南面涌流着卡诺瓦河 (Kanawha River) 和盖安多特河 (Guyandotte River)。这些山峦美景，河畔山民可尽收眼底，其中最美的景色是在波托马克河谷的南叉，全县最高的山峰天门角 (Gates Point) 拔地而起，俯瞰着佩特森溪 (Patterson Creek)。

彼德蒙特城居住着矿县大部分的有色人种：总人口22000中的351人。

在我的孩子们眼中，整个彼德蒙特城想必像似一个衰老、干涩的小城，砖头一块块剥落，就像我过去的校舍一样。现在人口已经减少到1100人，其中300人为黑人，黑人人口的平均年龄逐年

递增，因此那些在我童年中充满朝气的人物 — 那些幸存者 — 在我的女儿们看来无疑是白发苍苍的老朽。是的，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了解彼德蒙特，对我学会如何做一个有色孩子的这个地方，我至今仍能感受到那种魅力，但我的孩子们却与之无缘了。

50年代对彼德蒙特城而言是一个乌贼墨色的时代，这至少是记忆留给我的色彩。彼德蒙特当时景象繁华，一派生机勃勃，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村镇。我说是村镇，不过在一些人中已不时兴这一说法了。(西弗吉尼亚州的正式委婉语称它为“三级城市” [Class Three City])。

村镇还是城镇，还是两者兼之，这都无关紧要。彼德蒙特人总是以来自彼德蒙特而感到自豪 — 背靠雄伟的山峦，坐落在汹涌的波托马克河河岸上。我们知道，上帝独惠此地，再无他处比其景

<sup>1</sup> 此处原文为sepia tone，可指一种单色像片中映像的颜色与黑白像片不同的乌贼墨色。该色是在冲洗底片过程中添加乌贼鱼墨料而生成的，其效果可减缓像片老化。因而如今仍幸存的老像片多数以此法加工的。当今的摄影师通过电脑可达到乌贼墨色的暖色效果。作者选用这个词可能是为了想象与老照片相似的映像和唤起对旧时的暖心回忆。 编注

<sup>2</sup> 早在1400年，《牛津英语字典》就出现将非洲人称为“内格罗” (Negro) 的说法。自那以后，谈及种族和民族时，该词被广泛应用。直至20世纪60年代，“黑人” (black 或 Black) 才作为非洲人自己选择的表示种族或族群的用词并一直沿用至今，极其迅速地取代了那时在黑人和非黑人中流行的“内格罗”。与此同时，“内格罗”成为蔑视黑人的贬义词，这反映了在动荡的民权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年月里发生在黑人社会中的深刻变化。 编注



West Virginia State Archives, Piedmont Herald Collection

色优美。

我们对其社会风貌了如指掌。彼德蒙特是一个移民城市。彼德蒙特白人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东汉普郡街(East Hampshire Street)上还住有少数富裕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Anglo-Saxon Protestants)，其他地方多为少数族裔组成的劳工阶层社区，有白人也有黑人。

在人们的记忆能够追溯的历史中，彼德蒙特的特性总是与维斯特伟科造纸厂(Westvaco Paper Mill)有着不解之缘：过去曾一度辉煌，前景却渺茫不定。彼德蒙特给人的第一印像是一座只有独家工厂的没落城镇，奄奄一息，基础设施破败不堪，居民们逆来顺受地听凭城市逐渐衰落下去。过去许多一度颇有气派的建筑如今已人去楼空，空空荡荡，一片狼藉，见证了一个曾经生机蓬勃、豪情满怀的时代。东汉普郡街上

的大豪宅在我童年时代曾气宇非

凡，如今却已风光不再。

在无风的日子，彼德蒙特闷热的空气中总有股像烂鸡蛋般的化学气味。山谷里弥漫着来自造纸厂漂白剂的硫酸味，这股味道渗透到墙壁、衣服、家具乃至人的肌肤内。任何香水都无济于事。硫酸味像河流一样与山谷不可分割，彼德蒙特人对此已习以为常。我们甚至还是儿童时就学会为它说好话，“这味道我闻着像钱味儿。”从东汉普郡街往下像似画了条30度的对角线，那头便是珍珠街(Pearl Street)，有色人称这条街为“耗子尾巴街”(Rat Tail Road)，因为它弯弯曲曲盘绕山坡，进入通往县府所在地基瑟城(Keyser)的B&O铁路经过的谷底。像邦尼·吉尔罗伊(Bonnie Gilroy)家这样的穷白人曾住在这里，还有5家黑人。我们家是在我四岁那年搬到这里的。

就像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一

由彼德蒙特的黑人和白人孩子组成的一支棒球队。作者写道：“我的孩子们永远不会了解彼德蒙特，对我学会如何做一个有色孩子的这个地方，我至今仍能感受到那种魅力。”

样，大多数有色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迁居彼德蒙特，前来为建于1888年的造纸厂干活。“三镇”几乎人在造纸厂工作。这三镇大小相仿，由波托马克河上相隔不到一英里的两座桥梁相连：西弗吉尼亚州的彼德蒙特、马里兰州的卢克镇(Luke, Maryland)和西港镇(Westernport)。西港镇是波托马克河在匹兹堡与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之间通航段的最西端。造纸厂的好工种，包括所有技术工人工会的工作，由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以及一些更潦倒的白人担当。这有关系，因为这些工作需要技术和培训，而且技术工人收入高。造纸厂技术工人工会的种族融合直到1968年才得以实现。

在1968年夏天之前，造纸厂所有有色人都在货台上工作，他们将纸装上卡车。造纸厂的制成品用垫木打包，装入硕大的木箱

内。每一个这样的木箱重达7000磅（约3150公斤）。需用叉车将这些木箱从造纸厂运到运货台，然后装上大卡车，运往外地。父亲整个劳动生涯中每天干的就是装箱的活儿。我所认识的每位有色成人几乎都是做的这种工作。父亲每天早晨6点半就去了造纸厂，一直干到下午工厂拉响下班汽笛的3点半的时候。造纸厂对城镇的生活如此重要，学校也在同一时间放学。我们4点吃晚饭，为了父亲能在4点半赶去打第二份工——给电话公司当勤杂工。他干到7点半，除非果园(Orchard)或西港的公园有棒球比赛，他会提前歇工。

彼德蒙特几乎所有有色人都在造纸厂打工、挣同样的钱，因为大家在货台上干的是同样的活。

彼德蒙特的童子军和该组织的领导成员。本文作者的舅舅吉姆·科尔曼(Jim Coleman)是领导成员之一(第二排左起第五位)。作者这样描述了该城两个种族的关系：“有色人的世界与其说是社区，倒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环境。我们自身的世界看似不受外界影响，但几乎影响了彼德蒙特白人世界的各个方面。”

有色人的世界与其说是社区，倒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环境。我们自身的世界看似不受外界影响，但几乎影响了彼德蒙特白人世界的各个方面。

父亲十几岁时，歌舞乐队常来马里兰州坎伯兰的水晶宫舞厅(Crystal Palace Ballroom)演出。他们晚上先为白人演出一两场，然后到了午夜再为有色人进行专场演出。父亲说，人人都会去——伤残者、有病者、垂死者和死者，无一例外。杜克·艾灵顿<sup>3</sup>(Duke Ellington)和卡布·卡洛维<sup>4</sup>(Cab Calloway)来了。还有彼德蒙特自己的明星唐·雷德曼(Don Redman)。后来，我们有了自己可跳舞的地方——有色人美国军团(American Legion)以及海外战争

退伍军人组织(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令我惊异的是，新舞蹈风格在黑人社会中传播得如此之快，甚至流传到我们这样的小镇。有人出门探亲访友，参加聚会，就此学会了。回来教大家跳，在夜幕下的街头或在某人的地下室聚会上露一手。

1955年以前，大多数白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是些隐身人，底细不清的有权势的人物，如造纸厂那些高高在上的老板或银行出纳员。当然也有例外，那些以我们全都熟悉的例行常规方式进入

<sup>3</sup> 杜克·艾灵顿：(1899 - 1974)，美国著名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和乐队领队。 编注

<sup>4</sup> 卡布·卡洛维：(1907 - 1994)，美国爵士音乐家和乐队领队，以拟声唱法唱歌而出名。 编注



West Virginia State Archives, Piedmont Herald Collection

我们世界的白人。邮差先生、保险先生、纯奶和巧克力牛奶先生、房东先生、警察先生：我们按职业来称呼白人，就像一部以《圣经》故事编写的中世纪剧作中的寓言人物那样。保险先生每隔一周来收大学保险费或人寿保险费，有时也就是50美分，甚至更少。我最喜爱的白人是宝茶先生 (Jewel Tea Man)，他开着一辆外形像头盔的深褐色卡车，是吉普车稍加改装的，他也跟西尔斯先生 (Sears Man) 一样，将新电器送到我们家。我爱看他带来的商品目录。宝茶



AP/Wide World Photo

哈佛大学教授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目录吗？行吗？

当然，我们去凯斯城的医院，去西港镇的信用社或我们镇中心的店铺之一时也会闯入白人世界。但是我们的居住区界限分明，仿佛是被绳子或栅栏分隔开来。仿佛还有一面飘扬的大旗如是说：欢迎来到有色人种区！进入那里令人惬意，就像在自己家里光着双脚、穿着内衣自由自在地晃悠着，或瘫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鼾声隆隆，沉醉于家庭温馨和亲人的抚爱之中。彼德蒙特人是彻头彻尾的国家主义者 — 彼德蒙特国家主义者。而我们的信条是：纽约有的彼德蒙特全都有，只是纽约有的比我们有的多。都一样，不过大点罢了。如果你是学生：你可在任何地方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书跟我们的一样，不是吗？只是班级大些罢了。

除此之外，优势都在彼德蒙特这一方。你知道肯尼居岭 (Kenny House Hill) 在雷普利的《信不信由你奇趣馆》 (*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 中有记录吗？这里是世界上惟一可进入一幢三层楼中的任何一层的街道。这也是我们这个三级城市最驰名的地方，而我们其他的特色就比较默默无闻。

例如登特·戴维斯 (Dent Davis) 的大红肠。它的味道如此之好，每年劳工节 (Labor Day) 有

色人回到彼德蒙特参加造纸厂的野餐时，他们会带着好多磅大红肠回到他们舍弃彼德蒙特后现有的可怜巴巴的家。他们还会带回装有国王牌 (King) 糖浆的鲜红罐头……罐头盖子嵌着一个金属圈，那种你必须用一把拔钉锤才能撬开的罐头。过去一些非常讲究的人还会带走几坛彼德蒙特的自来水。这是在人们想到买瓶装水之前的年代。今天的情况则令彼德蒙特人不可思议。一瓶水要一美元！我们彼德蒙特有优质水，如果你问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会说那是世界上最顶尖的饮用水。

登特的大红肠、我们的优质水、我们的国王牌糖浆以及造纸厂每年一度的野餐等等，均说明彼德蒙特对它的居民像个巨大的磁场，即便对于那些迁居他乡者也是如此。还有我们的山谷。我从未遇到过别处的有色人像彼德蒙特有色人那样如此钟情于山水、流连于树木花草、酷爱垂钓与狩猎。据我们任何人记忆所及，我们打猎、射击、游泳永远胜过山谷里的白人孩子。然而我们并不炫示我们的来复枪和猎枪，因为那样会令白人不安。开小皮卡和爱上乡村音乐 — 那真的是太过分了，至少在50年代是如此。但一旦有了黑白融合的第二代，这最终也必将出现。我想，这便是进步的代价。◆

## 附记： 《今日的彼德蒙特》

今天西弗吉尼亚州彼德蒙特的居民说，自本文作者在该镇度过童年的那个时代以来，此地没有多大变化。西弗吉尼亚州还有许多像彼城的地方，世界事务和经济变化几乎没给它们带来影响。这是一幅位于该州东南部山区一座城镇的照片，那里至今只有一个交通指示灯，仅有居民1500人。

Mark Jacobs



AP/Wide World Photo

**著**名学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于坐落在西

弗吉尼亚州东北一隅的彼德蒙特小城度

过他的青少年时代。自他长大成人后，彼德蒙特变得愈来愈小。盖茨出生于1950年，当年彼德蒙特人口为2565。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最新的估计数字，今天彼德蒙特居民人数为1014。彼德蒙特位于矿区，其总人口略超过27000，分布十分稀落。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就“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官司做出裁决之后，盖茨是第一批进入彼德蒙特刚废除种族隔离制的公立学校的非洲裔学生。他热衷于当地的民权问题，是后来知名的“四猛士”(Fearsome Foursome)之一，曾迫使健鸟餐馆(Blue Jay)及夜总会取消隔离。

自盖茨1996年出版了他的彼德蒙特回忆录后，彼德蒙特变化较小。迄今尚未出现新的大雇主。维斯特伟科造纸厂仍在运行。盖茨的父亲跟他那个时代的男性一样曾在造纸厂工作。造纸厂由米德·维斯特

伟科公司(Mead Westvaco Corporation)拥有，如今仍是彼德蒙特黑人和白人居民的主要就业来源。

彼德蒙特的三位一体联合卫理公会(Trinit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的牧师巴特·汤普森(Rev. Bart Thompson)谈及，彼德蒙特有必要适应国家“日益变化的经济”。在彼德蒙特生活了28年的警察局长保罗·卡拉莱维茨(Paul Karalewitz)则指出，新涌现出的一些小企业是发展的迹象。《彼德蒙特先驱报》(*The Piedmont Herald*)的玛丽·罗·凯蒂(Mary Lou Kady)也表示同样乐观。她说，彼德蒙特现在跟盖茨回忆录出版时的情形“相去不远”。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女士说：“我绝不会住在任何他处。彼德蒙特是个棒极了的小城……有十足的小镇韵味。”

彼德蒙特和矿区位于阿勒格尼山区，因粗犷的自然美而知名。对那些熟悉彼德蒙特的人而言，西弗吉尼亚州这处乡村地区仍散发着吸引他们的目光和给他们留下记忆的无限魅力，正如当年《有色人》的这位作者所亲历的一样。◇